

23

“小管家”任少正

“XIAO GUANJIA” REN SHAOZHENG

浩然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“小管家”任少正

浩然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内 容 提 要

这里收集了作者近两年来专门为儿童写的短篇小说。这些短篇从各方面反映了农村新气象和农村新一代的精神面貌。作品中像《“小管家”任少正》里的任少正、《大肚子蝈蝈》里的大旺、《半斤芝麻》里的红林等人物，热爱人民公社，热爱集体事业，敢于对坏人坏事作斗争，都是小读者学习的榜样。

“小管家”任少正

浩然 著

夏书玉绘图 华三川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14号

上海洪兴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书号：文0185 (中、高)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4 1/15 字数58,000

1964年12月第1版 196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—90,000

统一书号：R10024·8080

定价：(6)0.28元

目 录

“小管家”任少正	1
大肚子蝓蝓	26
两个小全	43
借书	54
花母鸡	63
堆了一群大雪人	73
半斤芝麻	80
小义兵学习解放军	90
美	105

“小管家”任少正

一、“小管家”

任少正有个外号，叫“小管家”。

这个外号还是公社的赵书记给他起的哪！

去年收麦子的时候，赵书记来到红枣村，就住在任少正他们家里。任少正跟赵书记一块儿干活，一块儿吃饭，晚上还睡在一条炕上。躺在被窝里的时候，赵书记还给少正讲故事。任少正就喜欢听儿童团捉汉奸的故事。少正跟赵书记成了好朋友。他手勤脚快，聪明机警，赵书记要开会，少正就拿着个喇叭筒子，满街上喊人；赵书记要数字，会计打算盘，少正就在一旁帮着写字码儿。赵书记跟爸爸、队长和保管员在家里商量事情，少正就帮着保管员看仓库。有一回，少正又去看仓库，他觉得呆着不如找点活计干。找什么活干呢？转来转去，瞧见墙角堆着一团乱

绳子头。这些绳子头都是保管员东一根西一条捡来的。少正就把乱绳子头抱到门口，又往门槛(kǎn)子上一坐，把裤角一撩(liāo)，就搓(cuō)开了。半天工夫，他把绳子头全都接在一块儿了。过了两天，队里麦垛(duò)上的苫(shàn)席，要用绳子拴上砖压着，少正就请保管员把他接上的绳子拿出来用。保管员高兴得不得了。赵书记听说这件事儿，拍着少正的肩头说：“你真是个‘小管家’呀！”

少正这个外号，从这天起就传开了。

今年麦收，学校里放忙假。少正对爸爸说：“爸爸，分配我干活吧。不怕累，不怕重，什么活都行。”

爸爸是支部书记，最喜欢少正。他摸着少正的头说：“我给你一个重要任务：把同学和校外的小朋友找到一块儿，到割过的麦地里、运麦子的路上拾麦穗吧。”

少正说：“这个活太轻了，你让我干重活吧。”

爸爸说：“每一个麦穗都是社员的汗水换来的，



我们应当保护它一个粒儿不受损失。这个任务很重要啊！”

少正一想，爸爸说得很对，就高高兴兴地答应了。

少正带着十几个小朋友，每人提着个小篮子，满地拾麦穗儿。

这一天，少正跟小朋友们正在高高兴兴地拾麦穗儿，一回头，瞧见王有财的媳妇蹲(dūn)在沒有收割的麦地里，心里一楞(lèng)。

二、大肚皮

王有财的媳妇外号叫大肚皮。原来是地主家的闺女，从小就好吃懒做，她爸爸给她买了两个丫头伺候她，都十三四岁了，拉屎还让丫头给她系裤带；一不顺心，伸手就打，开口就骂。土改以后，她嫁给了王有财过上庄稼日子，再也沒法儿剥削人了，她就靠偷过日子。西家地里拔两根萝卜，东家地里摘一篮子豆角儿，人家一捉住她，她说：“我弄一点不算偷，这地先头都是我爸爸的！”农业合作化以后，她不敢明目张胆地拿了，也不敢说这地是她爸爸的了，就变着法儿偷。她偷的法儿可多呢！偷个十斤八斤东

西带在身上，你根本就看不出来。到场里干活儿，一转眼她就偷几把粮食带回家，看也看不住她。有一回，她从镇上赶集回来，一边走一边偷棒子^①，在裤带上整整插了一圈儿。进村的时候，有人发现了，就拦住问她：“你又偷东西了？”她说：“没有。”人家又问：“没有，你那腰怎么这样粗啊？”她眨巴眨巴眼珠说：“我就是大肚皮嘛！”她这个“大肚皮”的外号就这样传开了。她男人王有财是个坏家伙。他早先在城里跑买卖，搞投机赚黑钱。合作化那阵子，他的坏勾当做不成了，呆在村里，可是照样不老实地劳动，和他媳妇两个人搭成伙，整天使鬼主意，偷东摸西地干坏事儿。

前年秋天，公社召开庆丰收大会，大伙儿都兴高采烈开会去了。他们俩觉得这是个偷东西的好机会。大肚皮“看风”，王有财钻进保管大院的仓库砸(zá)锁。没等他动手，让保管员看见了。第二天开社员会，把他们俩狠狠地斗了一场。没想到，他们挨了斗，不认错，还记了仇，有一天黑夜，王有财要放火烧仓库，火刚点着，又给民兵捉住了，人民政府把王有财

① 就是玉米。

依法逮捕，判了徒刑。打这以后，大肚皮表面上假老实，可背地里仍死不悔改，骂队上干部，咒人民公社。她说：“不偷不安生，偷点落点，把人民公社搞垮，我才称心哪！”

你说怪不怪，现在大麦收，叫她干活，她说腰疼、心口疼坐不起来，可跑到麦地里干什么呢？

少正越想越觉得不对，就登登地跑到麦子地里，刚要喊，嗨，大肚皮的后脑勺上好像有眼睛，早就知道少正瞧她了，见少正跑过来，就抢先说：“少正，拾麦穗哪？我病着，在屋里怪闷的，出来活动活动筋骨。”

少正转着两只乌亮亮的眼在大肚皮的身上扫来扫去，说道：“你干吗到麦子地里活动啊？”

大肚皮说：“我就手挑点野菜呀！”

少正朝大肚皮手里的小竹篮瞟一眼：“你挑野菜？我不信。”

大肚皮说：“我不挑野菜到这儿来干什么！我家不像你们阔，我家粮食不够吃，不挑野菜就得饿死！”

少正说：“一样分粮食，你家为什么不够吃？”

大肚皮说：“我肚子大嘛！”

少正没工夫跟她磨嘴皮子。他心里边翻来复去

地打主意。他断定大肚皮那个篮子里不是野菜，野菜下边准藏着麦穗子。少正很为难。翻吧，万一翻错了，没有麦穗呢？队长钱二伯说过，不看准了，不能随便翻人家的东西。不翻吧，放走了她，生产队的麦穗就被她拿走了。这可怎么行呢！

你说怪不怪呀，大肚皮心上好像装着电话机，少正想什么，她全知道了。她挤眉弄眼地一笑，接着，扑通一声，往地上一坐，把个小竹篮子底朝上一扣，嘩啦嘩啦一抖落。篮子里的野菜全都落在地上了。她又笑嘻嘻地朝少正说：“来，少正，帮我捏捏菜根，到家送给你几颗大香白杏吃。”



少正心里挺高兴，赶紧往大肚皮跟前一蹲，伸手在野菜里划拉。划拉来划拉去，除了一只小镢子、一把剪子，都是野菜，根本就没有麦穗儿。

大肚皮哈哈地大笑起来，笑得浑身颤(chàn)动。

少正跳起来就跑，身后边大肚皮笑声中夹着几句难听的话，他一概都没有听到。

三、爭 論

第一天开镰收麦子，一边割，一边拉。打麦场上，垛着麦子，晒着麦子，到处是一片金黄。南风阵阵吹，满村里飘扬着麦粒儿的香味。

少正把小朋友们拾的麦子送到场上，交给保管员，又给一个个记上了帐，就跑去找爸爸吃饭，爸爸正跟队长二伯说话儿。

爸爸说：“我检查了好几块地，都有没穗子的光麦秆儿。”

二伯说：“会不会是牲口吃的呢？”

爸爸说：“不会，这几少几片，那儿少几片，牲口哪能够跑到地里挑拣着吃呀！要我看哪，不是人用镰刀割的，就是用剪子剪的……”

一听“剪子”这两个字儿，少正的心里猛然一跳，连忙跑到爸爸和二伯的跟前问：“咱们的麦子丢了？”

爸爸点点头：“嗯。”

少正问：“是剪子剪的吗？”

爸爸说：“像。”

少正说：“是大肚皮！”

二伯霍地站了起来：“真的，她的老毛病又犯了，瞧我整她！”

少正说：“她的老毛病多会儿也改不了！”

二伯一面朝外走，一面问：“你见她在哪儿偷了？”

少正说：“在西地……”

二伯问：“偷多少？”

少正说：“我倒没见多少，就见她挑野菜带着剪子。”

二伯一拍大腿又坐下了：“瞧你这孩子，我当是你抓住了。”

少正分辩说：“她带着剪子嘛！”

二伯说：“人家带着剪子剪野菜，你没见人家剪麦子，不好硬说。”

少正眨巴着两只黑眼珠，没话可说了。

爸爸看看少正，又看看二伯，和蔼(ǎi)地说：“少正，慢慢跟我说，你是怎么看到的。”

少正把在地里的事情，从头到尾说了一遍。

爸爸一面听，一面点头；二伯光顾抽烟，不把少正的话往心里放。

少正讲完以后，爸爸低着头想了想，对二伯说：“我看‘大肚皮’可疑。大忙的时节不到队里干活，倒钻到麦地里挑野菜，还带着剪子，能干出正经事儿呀！”

二伯是个直炮筒子。他干工作积极，干活儿有力气，就是不像爸爸那样好动脑筋。他说：“别把人看死了，人不是块石头，总会变的。大肚皮长几个胆，她不知道偷社里的东西犯法呀？前年王有财发事那回，可算把她整苦了。”

爸爸说：“我不相信这个人会轻易转变，她从骨子里恨我们人民公社呀……”

二伯说：“我也不是傻子。她哪一回挑菜回来，我都要检查她一遍，篮子里边光是野菜……”

少正插口问：“能检查她的篮子吗？”

爸爸说：“她家是被管制户，每个社员都有责任监督她，只要发现确实有可疑的地方，可以检查她！”

少正一听可以检查，心里很高兴。拍着手说：“这就行啦！以后我留神点，碰上可疑地方，我一定要检查检查她！”

二伯在一边连忙说：“少正，你得看准点，不能瞎检查呀！”

四、变戏法儿

少正一边吃午饭，
一边就在心里打主意。
一定要听爸爸的话，好
好监视大肚皮，不让队
里的麦子受损失。



放下饭碗，少正没有睡午觉，也没有跟小朋友们去玩。他悄悄地溜出家，冒着正午毒热的阳光，顺着墙根往北走。大肚皮偷了麦子，准带到家里了，进门先检查检查她，等抓住赃证了，看大肚皮还有什么话说，看二伯信不信。

他来到大肚皮家门口，只见两扇黑大门关得紧紧的。少正扒着门缝儿朝里一看，大肚皮在院子里的太阳下边坐着哪！她身旁还放着一只大筐箩(pō-luó)。少正朝筐箩里一看，吃了一惊。

哎，筐箩里全是麦粒儿呀！像是嫌湿，正在晒。大肚皮一边划拉着，一边往外拣石头子和小土块儿。

少正又生气，又高兴。生气的是，大肚皮这个可恶家伙真偷生产队的麦子了；高兴的是，自己把她捉住了。他跺(duò)着脚，嘭嘭嘭，使劲儿敲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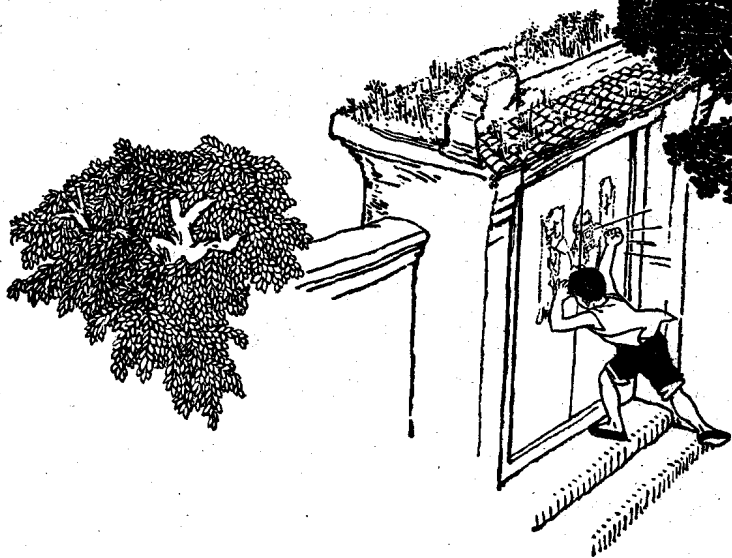
院子里没人吭声。

少正敲了一阵，又从门缝朝里一看，大肚皮不在院子里了，那个盛麦子的筐箩也不在院子里了。少正更急了，更用劲儿敲门：“开开门，开开门！”

大肚皮不慌不忙地从屋里走出来了，一边走一边拍打身上的土屑，站在院中央，怪声怪气地问：“谁呀？”

少正喊：“我，快开门！”

大肚皮又朝前走两步：“哟，大



晌午的，不睡觉，干什么呀？”

大肚皮把门打开了。少正进大门，就往北屋奔。

大肚皮紧跟几步，想拉住少正，少正从她手下边溜了。大肚皮跳到屋门口，一只脚蹬着门槛，两手扶着门框，喊道：“我说少正，大天白日，你没事往我屋里闯什么？”

少正说：“你偷了生产队的麦子，赶快拿出来！”

大肚皮还是瞪着两只大眼珠子说：“看你这孩子，真是活见鬼，我多会偷麦子了，你见了？”

少正理直气壮地说：“我见了，我从门缝见的，一大筐箩！”

大肚皮跺着脚说：“嗨，你怎么往我脑袋上扣屎盆子！走开！走开！”

少正说：“我就不走，非得进屋给你端出来不可！”

大肚皮一眨巴眼说：“少正，别跟婶子闹着玩了。少正，你吃杏吗，你看，我那一树香白杏，都熟了，可甜啦，都跟蜜罐似的，你自己去摘吧！”

少正说：“不吃，不吃，谁吃你的杏，赶快把麦子交出来！”

大肚皮变了一下站着的姿势，又嘻皮笑脸地说：

“少正，你喜欢钢笔吗？我家有一支，花杆的，可好啦，要，送给你吧。”

少正说：“不要，不要，谁要你的东西，赶快把麦子拿出来！”

大肚皮忽地两手一扭腰，横眉竖眼地喊起来了：“少正，你是欺负人怎么着？滚，滚，我这院子不让你呆着！”说着，扑过来，扯住少正的胳膊就往外拉。

少正可实在没有提防她这一手，也没有大肚皮力气大，硬让大肚皮连推带搯(sǎng)地给拉出大门。少正刚要回身再往里闯，“光当”一声，大门关上了。

少正气得两眼冒金星，攥(zuàn)着两只小拳头，使劲儿擂打门板。任凭怎么喊，怎么擂，里边的人像死了一样，根本不理。少正没办法，就跑到场里找爸爸。

爸爸到地里去了，队长二伯躺在场边上的柳树荫里，头枕着大鞋睡觉。

少正围着二伯转了两个圈子，一时不知是叫他好呢，还是到地里去找爸爸好。二伯有着点老好人脾气，赵书记还批评他有点儿“糊涂”，把这个事儿告诉他，他会不会管呢？可是，爸爸到地里检查麦子去了，这么大地方，谁知道他到哪块地去了。再说，耽